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赌徒

Д. Д. Д. Д.
Д. Д. Д. 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刘宗次 译



名家
推介

■ 一个赌徒充满欲望
和变幻的人生

一段扭曲病态而又
浪漫热烈的爱情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名家
推介

·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赌徒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刘宗次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赌徒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刘宗次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

(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ISBN 7-5396-2362-4

I. ①赌... II. ①陀... ②刘... III. 中篇小说—
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9888号

赌 徒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刘宗次 译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48

印 张:6 1/2

字 数:10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362-4

定 价:12.5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名家推介]

《赌徒》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欧之行印象下写的作品。

关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阿历克赛，作家自己这样写道：“我要描写一个率真的性格，而且是个素养颇高，但在各方面又尚未定型的人……但是主要的关键在于他把全部的生命、精力、狂热和勇敢都用到轮盘赌上了。他是个赌徒，但不是个简单的赌徒，正如普希金的怪客骑士不是个简单的怪客人……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个诗人，但问题在于，他又为自己的这种诗情感到羞

耻,因为他痛感其低下,尽管敢于冒险的要求又让他觉得自己高大。整篇小说就是讲述他如何连续三个年头流连于轮盘赌场的。”

《赌徒》值得一读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中留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生活经历的极深的印迹。阿历克赛和女主人公波琳娜的爱情波折折射了作家和他的情人阿·苏斯洛娃之间的复杂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一封信中写到过阿·苏斯洛娃的性格:“她要求于人的是集一切于一身,尽善尽美,决不由于有其他许多优点而原谅一个缺点。”这些话完全可用来描述波琳娜的性格。阿·苏斯洛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共游西欧,同时又曾迷恋过一个法国人并与他有钱财上的纠葛,小说中波琳娜与德·格里叶的关系与此有相似之处。

阿历克赛流连赌场,不能自拔,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写照。他游历欧洲时曾迷恋轮盘赌,并在给亲友的信中多次

讲到这一点。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这四天来我仔细观察那些赌徒们。他们有好几百人在那里下注，可是，老实对你说，除了两个人，我没发现一个会赌的人。他们全都输得精光，因为他们不会赌。有个法国女人和英国爵士，这两个人可是会赌，他们不仅没输，还差点让庄家都垮台了。我知道不输钱和赢钱的秘密，可别以为我是因为没输钱而高兴得吹起牛皮来。我的确知道这秘密之所在，它非常愚蠢而简单：关键就在于，不管是处在赌博的哪个阶段上，一定要每时每刻都把握住自己，而且千万不能性急……”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轮盘赌的这套“理论”与小说中阿历克赛相关的议论（特别是在最后一章里）极其吻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即作家写《赌徒》时担任速记的斯尼特金娜）回忆作家与她一起讨论小说人物命运时的情景写道：“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完全站在‘赌徒’一边，并说后者的许多感想和印象

他自己也体验过。他反复说,可以有很坚强的性格并以生命来验证这一点,但却不能克服自己心中对轮盘赌的狂热迷恋。”

陀思妥耶夫斯基旅欧期间对“在国外的俄国人”多有观察,印象很深;他同时十分关注俄国国内期刊上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争论。《赌徒》反映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小说的主人公阿历克赛是“在国外的俄国人”中“子辈”的代表。将军一家则属于“父辈”,这是个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做“偶合之家”的典型,注定没有前途。阿历克赛则有许多优点,他仍然保有自爱之心,并不盲目崇拜财富,一心敛财;他仍有发展前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阿历克赛属于那种因为在俄国不能有所作为并对俄国现实持批判态度,而到欧洲去寻找和探索的青年人。

《赌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1—1864 年间写的政论,特别是《冬天记的夏日印象》有密切的联系。这些政论中的许

多观点都在小说中有所反映。作家想要通过小说的艺术内容来对当代俄国与西欧进行对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随着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铸入某种狭窄固定的形式,俄罗斯性格则仍处在发展的过程中。阿历克赛和波琳娜都还没有“定型”,都力图克服西欧人性格中的狭隘性。阿历克赛蔑视德国人沃梅赫姆男爵,后者只知道穷一生之力积攒财富。老祖母的形象更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她和阿历克赛都迷恋轮盘赌,但都视金钱如粪土,为了某种热情一掷千金,在所不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这些俄罗斯人身上体现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优越性,俄罗斯有可能找到通向更崇高的全人类理想的途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徒》中有意用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普列沃小说《曼农·列斯科》中性格高尚的主人公的名字来称呼身为放高利贷者和骗子手的法国人德·格里叶,以此讽刺法国资

产阶级的道德堕落,他已经完全失去原先的理想,走上了贪得无厌的道路。

刘宗次

著名翻译家、教授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
俄罗斯文学学会理事

赌徒

第一章

离开两星期之后我终于回来。我们的人在卢列腾堡已经三天。我本以为他们对我简直是望眼欲穿,其实不然。将军看着我时做出一副毫无所求的样子,很傲慢地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打发到他妹妹那里去。显然,他们已从别处搞到了钱。我甚至都觉得,将军有些羞于见我。玛丽娅·菲利波芙娜正忙得不可开交,只随便敷衍了我几句话。不过,钱还是收下了,而且数了数,并听了我报告全部经过。他们正等客人来吃午饭,有梅

津卓夫、一个法国佬，还有个什么英国人。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一有钱，马上就设宴请客，并且是莫斯科式的。波琳娜·亚历山德洛芙娜一见我就问：为什么去了这么久？但没等我答话就走开了。显然她这是故意做出来的，其实我们之间应该谈谈，心里积攒着的话太多了。

我被安排在旅馆四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将军的随员。从种种迹象看来，他们已经亮明了身份。这里人人都把将军看成非常有钱的俄国显贵。午餐前，除了几件杂事之外，他还给了我两张一千法郎的期票去兑换。我在旅馆的账房里兑换了。现在至少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会被当做百万富翁。我本来想带米沙和娜佳去散步，走到楼梯上又被叫到将军那里去。他竟然心血来潮，要询问我把她们领到哪里去。这个人根本不敢正眼看我。他倒是很想这样，不过我每次都报之以直盯盯的、也就是颇为不敬的眼

光,使他似乎很难堪。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最后自己也不知所云,无非是要我领孩子们到公园去散步,离游艺场远些。末了他又大发脾气,完全换了一副腔调说:“要不然,您大概要领他们去游艺场,去轮盘赌场哩!请您原谅。”他补充说,“但我知道,您做人还相当不稳当,很可能去赌。虽然我不是您的监护人,而且也不想担任这个角色,但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有权利表示这种愿望。希望您总不至于有损我的声誉……”

“您知道,我手头又没有钱,”我平静地回答说,“要输钱总得先有钱才行!”

“您马上就会得到钱。”将军回答时有些脸红了。他在写字台上找出账本看了看,他欠我的钱约有一百二十卢布之多。

“我们要清账的,”他开口说,“要换成德国马克。您先拿三百马克吧,一个整数。余下的当然也不会短您的。”

我收下了钱,没有说话。

“请您别对我的话生气，您太小心眼了……我如果对您有所指点，也是……怎么说呢？希望您多加小心而已。我当然也多少有点权利这样做……”

我带孩子们回去午餐时，看到整整一列出游的车马队。原来是他们去参观什么废墟遗址。

两辆豪华的马车，一匹匹出类拔萃的骏马！布朗歇小姐和玛丽娅·菲利波芙娜与波琳娜乘一辆马车，那个法国佬、英国人和我们这位将军都骑马。来往行人都为之侧目止步。排场则够排场矣，不过将军要吃苦头的。我算了一算：我带来四千法郎，再加上他们显然是到此地后才搞到的钱，统共也只不过七八千之数。对布朗歇小姐，这个数目可是太小了。

布朗歇小姐也住在我们这家旅馆，和她母亲一起。那个法国佬好像也下榻于此。仆人们都称他为“伯爵先生”，布朗歇小姐的母亲也自称“伯爵夫人”。也许真

的是伯爵和伯爵夫人吧，管它呢^①！

果不出我所料，我们聚齐入席时，伯爵先生装作并不认识我。将军当然也没打算让我们相互认识，或是起码把我介绍给他。伯爵先生本人去过俄国，知道他们称之为家庭教师^②的角色有多大分量。其实，他和我很熟。不过，说实话，我在这个宴席上是不速之客。将军好像是忘了吩咐，否则一定会打发我去餐厅吃公共客饭。我是自己来的，所以将军不高兴地看着我一眼。玛丽娅·菲利波芙娜是好心人，马上给我安排了坐席。幸亏我在这里遇到了阿斯特列先生，这帮了我的忙。于是我不期然地跻身于这些人的圈子中了。

这个英国人很奇怪，我第一次与他相遇

① 原文如此。以后作者又都改称这个法国人为侯爵。

② 此词原作中为法文。以下凡法文皆译成汉语，不另作注。

是在普鲁士境内的火车上。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那次我是去追赶我们那些人。后来我又在入法国境内之前在瑞士遇到他。我们在两个星期内相遇了两次,现在又与他不期而遇已经是在卢列腾堡了。我生平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腼腆的人。他简直腼腆到愚蠢的程度。他自己当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根本一点也不蠢。他是个非常可爱和宁静的人。在普鲁士和他初次见面时我让他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他今年夏天去了诺尔德卡贝,他还很想观光一下尼日哥罗德的博览会。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认识将军的。不过我觉得,他热恋着波琳娜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她一走进来他顿时面颊飞红得像彩霞一般。他很高兴我们的席次相邻,好像已视我为至交好友了。

饮宴之间,那个法国佬谈笑风生,活跃异常,显得旁若无人,神气十足。我可记得,当初他在莫斯科大吹过一阵肥皂泡。他侃侃而谈财政和俄国的政治。将军间或

也斗胆反驳两句,但是语气谦恭之至,只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并未完全失掉身份而已。

我处于一种十分奇怪的心境之中。自然,午餐还未进行一半,我又像往常那样暗自向自己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何苦与这位将军纠缠,不尽早一走了之?”我偶尔向波琳娜·亚历山德洛夫娜瞥几眼,她竟全然不理睬我。我终于恼怒了,决意要无礼一番。

事情从此开始:我突然莫名其妙、不问情由地在别人说话时大声插进去。我主要是想和那个法国佬吵一架。我把脸对着将军并忽然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今年夏天俄国人根本没法在旅馆餐厅里吃公共客饭。我好像是打断了将军的话,他用诧异的眼光瞪着我。

“如果您是个有自敬之心的人,”我发挥说,“肯定会遭人斥骂和碰大钉子。在巴黎、莱茵,甚至在瑞士,吃公共客饭的波

兰佬和同情他们的法国佬太多了，您如果是俄国人就得免开尊口。”

我这番话是用法语说的。将军困惑不解地望着我，不知道对我如此忘乎所以应该发脾气还是仅仅表示惊讶。

“那一定是您在什么地方被人教训了一顿吧？”法国佬随便而又轻蔑地说。

“在巴黎起先我是和一个波兰人吵架。”我回答说，“后来又和一个法国军官吵，因为他支持那个波兰人。但后来一部分法国人转而支持我了，因为我对他们讲，我有一次想要往罗马教长的咖啡里啐一口^①。”

“啐一口？”将军装出傲然而又大惑不解的样子，甚至还环顾四周。法国佬则以不相信的眼光打量着我。

“正是这样。”我答道，“我在那里整整

^① 俄语中“啐一口”与“根本不理睬”是同一词，视后面的前置词而定。此处有双关语意味。